

王文成公全書

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七

文錄四 序 記 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咨逡巡而不振因地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充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入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

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餽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瀛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歎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達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歎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馬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

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衰而衰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衰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為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子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

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誅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哉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荊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

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為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為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無察乎堯卿之行人

皆以為高矣才人皆以為美矣學人皆以為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僣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慶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為博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為密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為行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為靜也可以為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

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辨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為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為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方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執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句瑣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

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初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

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綴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氷炭焉講說矣則達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為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率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譽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

美有若是是以樂為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為職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執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執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劉柔淳濁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為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斷也陶埴也巧壤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

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之而流濁猶鑒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污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餘年疾疫之餘求諸孔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為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為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

每見其濫於而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為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膏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棟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率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棟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瑩率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

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觀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撻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叙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

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為二也二則偽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鴈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然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廡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遠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為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欲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闔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頽然昏敎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為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

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己為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為日進者與人為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己為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為日進也而氣歎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俛然

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為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蟊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

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閒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率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為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

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為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為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揀撫書院之興廢為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諭多士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為乎然予聞

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徇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者其培植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為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為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迷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

執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
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
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
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
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
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爾茫無可入因
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
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
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
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
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
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實徑蹈
荆棘隨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
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
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自以為立異好奇
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駁而愈益精明的確

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
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
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
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
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
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
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
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
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
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
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
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
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
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
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
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日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躄行而不已朱有不至

而世之君子顧以為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為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為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為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亨携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晏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亨皆笑而不應莫不慕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亨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

心者乎方其昏迷曠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為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為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唁之以為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亨者且兩月謂日亨既去矣及旋而日亨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亨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亨者亦交以是勸日亨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子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為有方體乎為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為懼日

牟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烏往而非學也奚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子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

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吏之糟粕而忘其所謂

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王
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
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
墮於空虛濟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
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
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
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
者偕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
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
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為之說曰禮
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
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
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
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
圓而遂以方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
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
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
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

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
吳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
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
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
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
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
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為寧國也將以是而
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
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為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
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
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
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
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
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

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
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
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
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
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
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
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
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
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
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
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
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
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
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
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
時有異者乃其氣質章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
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

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
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
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
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
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
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
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
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
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
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為之序予
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
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
矣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
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
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
存其心也是故懽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

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八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脩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為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為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祀者完隘者闢遺者

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推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開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鵲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